

拨一拨，聊一聊，温岭热点尽在 掌 握

热线 86901890



一面

冰逸/文

我与江一郎先生并无交集。却神交已久。

从头算来，也只见过三次面，严格意义来说，只见过一面。因为第一面，是根本不知他何许人也，擦肩而过；第二面，算是对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，等到第三面相见时，斯人已作古。人生就是这般无常。

一郎比我大上一轮吧。记得在1992年左右，我读高中，一个同学是发烧友，好音响，好淘碟。那时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，无异是烧钱的货。但同学老爹是广电系统的，自小耳濡目染，喜欢捣鼓音乐乐器这些玩意儿。有天晚上，我们在人民路逛街，当时的人民路就是商业中心，熙熙攘攘。从东至西，店铺鳞次栉比，书报摊、服装店、葱包店、馄饨摊、游戏厅、台球室铺满大街。每隔一段路常有音响店开得震天响。一首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能唱到月落乌升，一曲甄妮的《鲁冰花》能听得满目凄凉。

偶然间陪他走进了西头尚书坊的一间音像店，就见到了那个打扮怪异的黍蜀。身材肤白，浓眉大胡，长发披肩。旁人问之，说得头头是道底气十足，声若洪钟。那店里卖的好多都是外文黑胶碟片，据说是原唱进口的，啥低音炮高

音炮的，俺不懂。跟着同学随便转了一圈出来。也不知他的名字，只记得那个长得极为特别的大胡子。

然后读了很多书，然后入职工作。偶然从同事口中知道了那大胡子叫江健，听说很爱写诗，像我一样（其实应该是我像他还差个十万八千里！）。原来他就是温岭那个很有名的诗人江一郎。之后，便陆陆续续地从报刊、杂志、诗选中读到他的诗。真的很惊讶，在我们这个小城，居然有如此才情的诗人，就像武侠江湖上的金庸和古龙。当时读到的江一郎，简直比古大侠笔下的萧十一郎还要震撼。我第一次读到的，或就是十多年前的那首小诗吧：

在岩洞听音乐
我的耳朵要是这岩洞内一枝野花多好
远离浊世的喧嚣
只听美妙的音乐，仿佛来自天上
山风般吹过
山泉般淌过
做不了花朵，做一蓬野草也好啊
在摇曳中聆听，在聆听中
绿着，慢慢枯黄
写得真美妙，通感，拟人，飘逸。如听天籁，如坐春风，就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了。这样

的手笔，几可与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别有幽愁暗恨生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。有得一拼了。后来，听说他获得了首届华文青年诗歌大奖，人民文学诗歌大赛一等

奖，也是实至名归。慢慢地，抄了他的很多诗，细细品味。《在兴福寺》《断枝》《清晨》《再见春天》《母亲》《老了》都是名诗。唐朝的张继、张若虚、崔颢，就凭一首诗即可名传千古，一郎兄有余粮，足矣。

我特别喜欢那首《在兴福寺》，诗里的光影、人物、意象像电影镜头一样自由切换，纳大千于须弥，通篇充溢着一种悲悯济世的情怀，在无尽的苍凉中展现出一抹生活的亮色，让人动容。

在兴福寺

这是一个初冬的傍晚，夕光里
树上的叶正在飘逝
但麻雀飞来，落在寺内一根石柱上
那儿撒着一把米
啊，那石柱上撒着一把晶亮的米
在冷清的暮色里，那就是
一粒粒的光，暖暖地跳跃
麻雀继续飞来，扫落叶的僧侣
在落叶后悄悄隐去
这一刻，我眼中蓄满泪水
这一刻，我仿佛就是一只麻雀
飞临苍茫的人世间
霜风里，暮色中，一个怯懦者
眼中蓄满泪水
苍茫的人世间，脚下这块土地
还不曾被风吹凉

在2014年，听我那调皮聪敏的小侄女说在江一郎那里学作文，我说很好啊。当时也很想去看一看，讨教讨教，却是琐事缠身，未能成行。不久，我那

小侄女在当年那届的东海诗歌节全市少儿诗大赛上，居然得了个一等奖，真是名师出高徒啊。

真正与他相见是在2015年的2月份。那时快过年了，文沁公园里正组织市里的书法家开展写春联活动。我也凑趣赶来。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不修边幅的江一郎。一副黑边镜，长发及胸，胡子半白，外穿黑夹克，白绿色线衫底外翻，兜里叉着手，在观人写字。纵然二十多年未见，纵然只见一面，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这般行头，举世无俩。活脱脱像大侠，八袋大侠，不，是《天龙八部》里的萧峰大侠，须发翻飞，更何况书中也常得见容容啊。我随即如粉丝般地掏出手机，喀嚓一下拍了一张照片。他浑然不觉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写字老人闲聊。温岭文化界也就这么大，不熟倒是白混了。我对他笑笑，凑近一边问，那个写字的人是谁呢？他呀，温岭最有名的书法家，某某某，写字一流！他也人来熟，声音还是那么爽朗，中气十足，我也打算让他写副对联贴在家里呢。我问他何内容，以为是珠玑妙句，听得却是平常俗语，静坐家里，求福平安什么的，嘿，大诗人也有如此入世一面啊。便转一边看人写字去了。毕竟这回溜出来最重要的还是学高手笔意。文章之事，待有空再讨教讨教罢。当日，选拍了一幅叶敏干老师写的“春风一拂”四字。居然，与江兄再无机会，真的只是萍

水，一拂。

后来，听说一郎生病了，听说去上海了，又听说回新河了。不知境况如何，却隐隐不妙。直至2018年2月5日，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江一郎先生离世的消息，心中痛悼。

2月8日上午，在告别仪式上，又一次见到墙上那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。长发，大胡，平淡从容，笑看人世。这是我第一次特意赶来，给一个非亲非故的送人。谨让我以诗歌的名义，向大哥致敬！

小李飞刀成绝响，世间再无江一郎。有网友说得好：不知道是先有江一郎，还是先有诗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有的人把生命奉献给了诗，于是生命就成了诗。一郎的诗，就像一把薄薄的手术刀，剔开人性的丑恶与虚伪，还原出灵魂中深藏的本真来！俯首在低处，甚至更低，身处卑微，与草根同在，歌颂细小的生命，一首首诗歌，不知温暖、感动和润泽了多少颗心。读他的诗，不管身处何境，都会让我们想起，这世间的光亮和美好。

在我心中，温岭有两座文化高峰，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是无可替代的，一是书法家野萍，二是诗人江一郎，都是值得一辈子去追随的。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。何时一樽酒，重与细论文，而今，斯人已去，天上人间。

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，江湖辽远，山长水阔，先生千古！



九寨沟的水

张明辉/文

从黄龙下山，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九寨沟县漳扎镇，入住离景区不远的箭山丽景酒店。

次日一早，步行八百米前往九寨沟景区，游客们须坐观光车游览。事先，狼领队已为我们规划好行程。诺日朗是中转站，左线最远是长海，右线最远是原始森林，海拔均在3000米左右。因原始森林站下车深入的时间较长，故临时放弃，下一站是天鹅海。

我们坐观光车抵达右线的第三站箭竹海，然后下车徒步。同行的羊羊出发前担心穿的衣物较少，不够御寒，担心还是成为事实。羊羊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我说，出太阳就好了。我们沿着箭竹海的环形栈道去往瀑布，在前方的路口遇见同队的胖

子，他正独自摆弄着无人机。

事先听观光车的导游介绍，箭竹是大熊猫喜欢的食物，湖岸边分布很广，因而得名箭竹海。天蓝得纯净，飘着白云，阳光投射在对面的山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四周群山环绕，空气稀薄，面对冷寂的湖山，有一种静谧之美。

环形栈道是一条绿植遍布的偏僻小径，循着水声不远，便看到了指示牌。在藤蔓盘绕的一角拐入，一道两三米高的瀑布映入眼帘。越往里走，水流越急，十几道瀑布一字形排开，如长练，如布匹，奔涌着，溅起雪浪。

水雾迷蒙的栈道有些潮湿，珍珠梅、小檗的红果在枝头探头探脑，不远处就是熊猫海。熊猫海因大熊猫经常在此处出没而得名，它跟九寨沟大部分海子一样是冰川堰塞湖，通过第四世纪冰川遗留的冰碛物堆积与钙化作用形成。在夏秋季，雨水充沛，湖水就会溢出形

成瀑布；初夏枯水期则水位下降，大片金黄色钙化的沙滩裸露在外。现在是丰水期，故湖水充足，湖面幽蓝，深邃。

接下来步行至五花海，因有环湖栈道延伸，这里人气最旺，满足了游客拍照的欲望。近处的沙滩清浅，色彩较淡，越往远处，湖水深蓝。湖底的钙化、藻类的生长以及太阳光对湖水的折射和反射，幻化出鹅黄、翠绿、墨绿、天蓝、深蓝、藏青等各种色调。青山、白云倒影在碧水中，水草摇曳，枯枝横斜，水中细条形的湖鱼历历可见。

沿着溪流的方向下行，如同奔赴一场流水的盛宴。在五花海下游约500米的地方，日则沟与南日沟的交界处，有一处坡度平缓、长满灌木的浅滩。起初流水舒缓，然后经过21米的落差、162米的幅度，流速加快，珍珠滩瀑布更显气势磅礴了。激流卷起巨大的浪花，如万千珍珠倾倒，沿着光滑的石壁直流而

下。这里是九寨沟最典型的组合景观，也是电影《西游记》拍摄的取景地。

在大多时刻，九寨沟的水是宁静的，并无多少波澜，比如在珍珠滩瀑布下游的镜湖。水面光滑如镜，纤尘不染。山的倒影使湖水更青，天空的倒影使湖水更蓝。白云在湖里飘浮，明镜似的湖面如太虚幻境。

回到中转站诺日朗已是午后，我们搭坐前往左线的电瓶车前往长海，那里海拔3010米，是左线的顶端。跟镜海一样，长海的湖水深蓝，更光洁、明亮。胖子的无人机在湖上盘旋，旷野和湖水都将被摄入镜头，然后制作成一个个如画的小视频。一阵阵秋风拂过，湖岸的树丛碎叶摇曳，耳畔传来清脆的鸟鸣，如此甜美，如此悦耳！

下行进入则查洼沟，就能够看到五彩池，这是九寨沟最小的池子，色彩却最为丰富。上半部呈碧蓝色，下半部呈

橙红色，左边呈天蓝色，右边呈橄榄绿色。湖中生长的藻类丰富，高度的钙化导致色彩各异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五彩池明艳动人。

到达诺日朗瀑布已是下午三时，远远的便听见激昂的水声。最初知晓这个名字与诗人杨炼的代表作《诺日朗》有关，这首长诗没有写到瀑布，却由若干单元组成，意象繁复、绵密，用《日潮》《黄金树》《血祭》《偈子》和《午夜的庆典》五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寻根，追溯生命的源起。其实，生命之水何尝不是人类的源头？诺日朗从藏语音译为男神。诺日朗瀑布高24.5米，宽270米，意为雄伟壮观的瀑布，是中国最宽的瀑布。

从高山到峡谷，从春夏到秋冬，这幅流动的壮丽画卷，历经寒暑，从高处跌落、抛洒，在迷雾中蒸腾，如蛟龙般奔流不息。我凝视着它，惊叹于它的瑰丽！

绝处逢生第三十章

江鑫荣/文

才几天不见，怎么就颓废成这个样子了。纪凡看着坐在面前的薛承，仔细打量了一番。

薛承摸摸自己的脸庞，神态有些疲倦地说：可能是晚上睡不踏实，做梦太频繁了。

纪凡笑着说：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

薛承叹道：这件事若一天不解决，这肚子里就多憋一天的火。

纪凡马上说：我一直派人盯着呢，不过还没有新的线索，这两人干的都是平常该做的事情，看不出有什么问题。

真够沉得住气的！薛承叹了口气，显得十分无奈，他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眼神充满疑问，不会是你派去的人被他们察觉到了吧，所以做样子给你们看。

应该不会，我雇的都是专业人士。纪凡继续安慰道：经过调查，这两人也就是平常人，缺乏反侦察能力，你就放心吧。

果真是这样倒也好说，大不了就跟着他们一直耗着，我就不相信这狐狸还没有露尾巴的时候。

对！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反正事情也发生了，不要太焦躁。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嘛！纪凡安慰道。

你说得在理，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下，你要叮嘱那几个盯梢的一声，千万别马虎，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薛承笃定地说：我担心时间一长，容易让他们产生消极心理，必须要不断提醒他们才行。

得令！薛总！纪凡道：他们都是专业人士，有职业素养，不会随便糊弄我们的。

我就不相信对方是千年王八，一直趴着不动。薛承一脸恨恨地说。

王八？纪凡大笑道：你今天过

来，不会就为了这件事而来吧。这种小事，你打个电话过来便可，我自会详细向你汇报喽，何必劳烦您大驾一趟呢。

确实还有一事弄得我挺纠结的，我过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薛承说。

总公司的事？纪凡反问。其实祁阳分公司发生的重大变故，早就传进了纪凡的耳朵里。他替薛承感到担忧，但他没有刻意去安慰他，因为他觉得一个男人遇到事业危机，并不是得到一方安慰就能解决的。作为朋友，作为兄弟，能做的就是随时待命，为他伸出援助之手。其次，他跟薛承从事不同的行业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，他觉得瞧不出主意，会害人害己。而且，他是深深了解薛承的为人，他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，绝不会接受朋友援助。他这种年少得志的人，有时候就会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。

薛承深吸一口气说道：算是吧！困扰我也有段时间了。

我听说你们公司的近况很不好啊。纪凡轻声说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！薛承叹气道：

这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

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只管开口。纪凡说。

薛承用手掩面搓了搓，神情显得很复杂，我以前的心态是成天像根琴弦一样紧绷，这事情反而理得有条不紊。如今真闲下来了，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了。

你这是要我帮你捋一捋吗？纪凡问。

是需要一个人帮我理理头绪了，不然我困在迷宫中就很难走出来。我现在心乱如麻，也无法客观地去判断一件事。假如再走错一步，就怕万劫不复了。

纪凡说：那我洗耳恭听。

自从总公司派人进驻分公司后，我的权力也被架空了，分公司拥有的一切手续他们有，分公司没有的手续他们也

有。如今公司在管理方面没有我们的事，对外投标更是没有我们的份，我和亦双倒成了俩吃闲饭的！薛承发牢骚道。

叶潇绝对不会让你们安逸地待在公司里，肯定会想方设法赶走你们。纪凡断然道。

薛承苦恼地说：叶潇就是这样盘算的，目前的形势也一步一步地按着他原先计划好的进行着。

你们这不是坐以待毙么！纪凡怒道。

现在的我，确实有种被人绑在案板上任人宰割的感觉。如今的叶潇深不可测，实在不好对付！薛承自嘲道，情绪却是一落千丈。

你就这样认怂了？主动言败可不像你的作风。他认识薛承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见过他会屈服某件事或某个人，此刻，他的心里也悄然生起一股隐隐的担忧来。

(未完待续)